

笔走老美 肖复兴专栏



肖复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曾到北大荒插队6年，当过大中小学的教师10年。著有杂书多种。

似梦非梦的大西洋赌城

我去大西洋城，是个下午，阳光灿烂，天气炎热，是游泳的好时候。如果来这里赌一把老虎机，昏昏欲睡的，恐怕难有好手气。谁想，沿海边连逛了三个大赌场，都人满为患，方才觉得这里叫大西洋赌城，确实名不虚传。

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如今，美国经济不景气，大西洋赌城已经今非昔比，看当地报纸介绍，这里一共11家赌场，如今破产和债务重构已经有6家，半壁江山已经沦落。想当初，自1976年这里的博彩业被准许之后，曾经红火得和拉斯韦加斯的赌场双雄并立。这里，面临大西洋，蓝海洋，白沙滩，平坦的海岸线，风光独特；而且，这里离纽约100公里，离费城60公里左右，有高速公路连接，交通方便，独揽美国东海岸博彩要津。转眼之间，却是说不行就显出了颓相。

走进这里最大的一家叫泰吉玛哈尔(Taj Mahal)的赌场，这是全美最大的房地产商Trump开的赌场，豪华的白色宫殿圆顶阿拉伯风格建筑，和后面高档的宾馆连在一起，还有开阔的露台，大海一览无余，浪花和海鸥就在脚下和身边翻飞。这里光老虎机

机就有七千多台，工作人员也多达近七千，每天可以接纳十万赌徒。全场只看见老虎机的彩灯闪烁，扑朔迷离，是与任何一种场合都不一样的景色。初看，以为是夜色中的海底世界，彩色霓虹映照着热带鱼和海葵海藻在穿梭游动。

我对赌场一窍不通，只看得懂老虎机、轮盘赌和扑克牌的21点，但其中具体方略和奥妙一概不知，纯属看热闹。即便如此，也多少看明白，来这里玩老虎机的人居多，绝大多数人是游客，挂角一将，沾沾水花而已，赌资都不大；即便是常客，我看他们从钱包里掏出的钱，很少见有百元钞票的。我遇见一位同胞，掏出20美金，换得80个筹码，在老虎机胡乱打了一通，竟然赢得54美金，立刻见好就收。显然，如果都是这样浅尝辄止，没有高端客户，赌场肯定赚不了大钱。这家赌场的三楼有包间，专门为富豪服务，出手肯定是一掷千金，不会是区区20美金。但那里却是门可罗雀。

在大西洋城，最值得一看的是赌场，可以说没有赌场，就没有了这座海滨城市。如果连赌场都如徐娘半老了，缺少了追求者簇拥，那么其他的

地方就一无可观了。

这座城市的观光区就在连接几大赌场的海边，木栈道修成了一条步行街，一边是大海，一边是赌场和各种卖吃的和卖旅游品的小店，彩色外墙，很是鲜艳别致。不过，如果和戛纳的那条海滨大道相比，这条街简直像是一个蓬头垢面的村姑，面对一位气质不凡的贵妇。街不宽，嘈杂一片，还算其次，关键是靠海的一边高高的杂草丛生，无法一览无余地望见大海，独有的海滨风光立刻少了一多半；更让人扫兴的是，载客的人力推车满街跑得如同蝗虫，和我们这里见惯的“摩的”似有一拼；小店里卖的T恤等东西，好像都是北京红桥那里批发来的，LV和COACH名牌包，都是假货；垃圾桶内外是垃圾，吸引着苍蝇嗡嗡直飞，也吸引成群的海鸥扑来和苍蝇夺食。走在这样的街上，一下子像回到了国内，周围除了洋人多，其他都似曾相识，直让我感叹：风光的旅游胜地个个不同，颓败的旅游之地却个个相似。

难怪来之前看报纸，新泽西州长十天之前刚刚在这里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一项信心勃勃的整顿和改造

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大西洋赌城的计划，其中包括赌场和这条木栈道步行街。州长信誓旦旦地扬言一定要让这里旧貌换新颜，成为东岸的“拉斯韦加斯”。不知道这样的宏伟目标何时能够实现，州长描绘的景象，和我眼前看到的颓败景象对比，似乎如同海市蜃楼。

海滨浴场不错，就在泰吉玛哈尔赌场的下面，虽然人多得像下饺子，和我们青岛的海滨浴场景象雷同，但粗粝的银色沙滩和蔚蓝的壮阔海水相称，白是那样的白，蓝是那样的蓝，还有那么多身材曼妙的比基尼美女甚至裸露着美胸的美女，是别处少见的风光。更何况，这里游泳不要一分钱，换衣服，你可以去赌场的卫生间，洗脚，浴场边上就有水龙头。不像我们这里，是个地方，就要围起来，坐地收钱，雁过拔毛。

海水正在涨潮，夕阳正在沉落，这一刻的大西洋城似梦非梦，得过且过，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样子，没有一点点州长说的风雨飘摇的意思。换一种角度，也可以说，这一刻，大西洋城是平民化的城市，并非赌徒和富人的天堂。

以文为戈 刘武专栏

听音乐的鱼

偶尔看到一条鱼静处水中，有人将MP4放在水面上方，给它放着悠然的佛乐，一时便有些摸不着头脑，难道这是一条爱听音乐的鱼？

不久前去江南的一处禅修中心小住，那地方掩映在会稽山中，茂林修竹环绕，空山鸟语幽鸣。夜晚细雨蒙蒙，能听到雨滴落在竹叶上的声音。清晨早起开窗呼吸着新鲜凉爽的空气，便隐约听到连绵的佛乐如游丝般飘入耳中，以为是禅师一大早在做早课。

待走出居室，才发现那音乐来自一个红色的水桶中，仔细一看，MP4挂在水桶边，浅浅的水中呆着一尾金鱼，静静不动，似乎是在认真倾听那绵绵悠悠的佛乐。

不过，我细细再看那尾金鱼，隐约感觉些许不对劲，它不是不动，而是不能动。

我招呼一旁的沙弥尼，问这鱼怎么了。小尼说：早上起来看到池中的这条鱼不行了，你看它身上都有

黑斑了，就把它放到这个桶中。

那这个佛乐有什么作用？我问。

小尼笑笑说：这音乐能安慰它啊，要是它会死的话，音乐也会让它死得安静一点、走得舒心一点。

啊，原来是这样，我心想这相當于是给金鱼放安魂曲吧！

不过令我想不到的是，那尾听着音乐的金鱼在水中居然慢慢活动起来，并试着游动开来。我说：嘿，你看，这音乐好像对它有些作用呢？

小尼说：是啊，你应该知道音乐是一种元素，它有能量，能直接影响人和物体。以前有人做过实验，把一些植物分放三个区域，一部分听优雅的音乐，一部分什么也不放，还有一部分放噪音，结果过了一些时候呢，那些听优雅音乐的植物长得最好，经常听噪音的植物长得最疯，什么也不听的植物长得最慢。

听小尼这么一说，我饶有兴趣，感觉若有所得。

小尼继续说：据说还有人对着

一杯清水做过实验，如果你对这杯水经常说好话，那这杯水就越来越清澈；如果对着这杯水骂人，那这杯水便很快变得浑浊；要是长期不理这杯水，这杯水的味道也会变苦。

我不知道小尼说的这种实验是否有人做过，但我关注到那尾先前还半死不活的金鱼，在听了阵阵佛乐之后，真的缓缓游动起来。难道这音乐真有起死回生的功用？

小尼似乎看穿了我的内心，她仍然不紧不慢地跟我说：你可能不信我刚才讲的那些，可是你知道怎么教育孩子吧。如果你经常夸奖自己的孩子，跟他说鼓励的话，他就会健康快乐地长大，超乎寻常地成长；可如果你经常责骂孩子，埋怨他，他往往向坏的方向发展，甚至自暴自弃；当然如果你经常漠视孩子，不跟他说话，不跟他亲热，他也会变得自私刻薄。你看，这些声音真的是有能量的，能影响到孩子的成长。

我一想，可不嘛，很多教育专家

都是这么说的，但他们只是说这是教育方法问题，而没有人说过那些声音是能量。我微微点点头，对小尼说，你说得还真有些道理。

那小尼继续说：还有夫妻之间，这是最明显的，夫妻经常甜言蜜语，两人关系就如鱼得水；要是夫妻之间经常恶语相向，那肯定会让夫妻关系紧张；最可怕的是夫妻之间谁也不理谁，一句话没有，那估计这对夫妻就离分手不远了。你看，声音的能量对人的影响太大了。

呵呵，我想这不是婚姻专家们经常说的话吗，怎么小尼也说同样的话了？不过，她说的是声音的能量，声音的影响力。这的确非常别致。

这时，我再看看那红色水桶中的金鱼，在音乐的影响下，它越游越欢畅，似乎真的从音乐中汲取了能量，获得了力量。

一条听音乐的鱼让我顿时感悟了很多……

纸春秋 路也专栏

地球这个大比萨

餐桌上摆放着晚餐，一个特大号比萨。我的一位女友指着它，大发感慨：“这个比萨简直跟地球一样大。”我一边觉得她这比喻用得极好，是一种越轨的好，一边又想，既然这比萨跟地球一样大了，那它放在哪里呀？而接下来我反着联想开了，地球其实就是一个大比萨，尤其是世界地图平铺着，那么鲜艳，有凸起有凹陷有沟回，一处又一处美丽的所在，的确像一个大比萨摆在那里呢。美国一位新乡土派诗人在诗中写到在厨房里切割卷心菜时，把这种球形蔬菜想象成地球，把叶片上的棱或筋想象成本初子午线，他从本初子午线开始切割，沿西经到东经切割地球。相比之下，我更愿意把地球看成一个大比萨，比萨比卷心菜诱人。地球是一个大比萨，我生活在中国、山东、济南、八里洼，我的世界以“八里洼”为中心向四面八方延伸着，这个小小角落是大地这块香脆松软的饼底上一粒小小的口蘑，下面粘着一丝奶油芝士。

我中学时代地理课学得很好，从少年时代起就养成了看地图的习惯，看各种各样的地图，以致有了地图情结，现在我用地图糊裱装饰家中墙

壁。每当察看地图，就会激情澎湃，有年少轻狂之感，我很奇怪那种激情丝毫不随着年龄增长而衰退。我对着地图发呆，心中会响起巴尔蒙特的诗句：“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和蔚蓝色的原野。/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和连绵的群山……我来到这个世上为的是看大海，/和百花盛开的峡谷……”阅读地图，竟会使我暂时忘却世俗烦忧。

去美国之前，我望着半面墙那么宽大的一张世界地图，心中忽然有了一个奇异的感觉，亚欧大陆是一个卧室，北美大陆是一个卧室，中间的太平洋是来来往往的客厅。去丹麦和冰岛之前，我又常常徘徊在地图前面，我将路过安徒生的家门到达冰岛，飞机将在空中画出两道银色弧线，一道是从北京到哥本哈根，另一道是从哥本哈根至雷克雅未克。中国印制的世界地图上是把中国版图摆放在最中央的，所以冰岛就在地图的最西北角，仿佛时钟表盘的“11点”那个位置，我的耳边回想起许多年前中学地理老师念“雷克雅未克”时的声音，她是陕西人，说关中方言，我清楚地记得她念到这个地名时的奇怪口音。

我记得2008年某个夏日空中旅行时的激越心情。我准备从亚洲开始入睡，在欧洲，在北极上空做一个小小春梦，一直睡到北美。可是，飞机要飞过北极点时，我的眼睛再也无法离开机舱大屏幕电子地图上那模拟的银色飞机图标了，它正一点一点地移动着经过北极，我看清楚了，这样抄小路走，中国、俄罗斯、英格兰、美利坚，原来都相隔不远啊，最后飞机终于将北极点覆盖住了，地球脑袋上有两个头发旋儿，现在这架波音777正经过北边的一个，正朝这个巨大磁场致敬。我仿佛看到了地球那自转轴的顶端，它已经磨得有些旧了，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在此缩成了一个方向：南方。钟点可以是任何地方的时间。我仿佛看见爱斯基摩人在冰面上干活，原地转了个身，就等于环球一周了，而北极熊正从今天挪到昨天，又从昨天走向今天。我坐在舷窗前，感到自己身体里产生了逆时针的漩涡，飞机的盘旋似乎加快了下面这颗星球的转动。

现在有一门学科叫“地球生理学”，把地球看成是活的，具有像人一样的内分泌调节系统和内在生理过程。我同意这个观点，并且还想在这

个基础之上进一步补充一下，其实地球不仅有着自己的生理过程，它还有大脑，它的大脑里植入了芯片，里面贮存着关于大自然和人类的记忆，尤其是人类用语言、文化和情感创造出来的那一切。法国思想家米歇尔·德塞图谈到“行走”的意义，认为人在空间中的移动模糊了空间界限，创造了传奇和故事，把外在空间转化成了属于自己的空间，等于开辟出了新空间。

而更大的空间在地球之外，宇宙飞船已经实现了太空行走的梦想，我们在地球上睡觉、吃饭、看书的时候，偶尔也会思忖其他星球上比如火星上是否有生命存在，是否也正在像我们一样生活着，我们想到天空之外还是天空，不知何时何地是尽头的天空令人向往也令人绝望。所以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面对空间这种永恒的旷远和广漠，将“万有引力”定义为“相互吸引孤独的力”。

是的，面对宇宙，把地球说成是一个大比萨，倒也算不上夸张。我们可以做一个现代的徐霞客，将这个比萨吃下去；也可以足不出户，通过阅读和情感体验来以另一种方式拥有这个大比萨。